

國家圖書館

自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計畫編號：

年 度：107 年度

執行期限：107 年 1-12 月

計畫名稱：明代豐坊藏書之研究

研究人員：張圍東、周月娟

目 次

摘要	-----	II
第一章 緒論	-----	1
一、研究背景	-----	1
二、研究目的	-----	6
三、研究方法	-----	8
四、研究範圍與限制	-----	9
第二章 文獻探討	-----	10
第三章 研究問題與執行方法	-----	13
第四章 研究結果	-----	15
第五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	-----	27
參考文獻	-----	32

摘 要

明代的私家藏書在中國文獻收藏史上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私人藏書樓的林立彌補了官府收藏的不足，私家藏書的總量大大超過了官府，校勘精良的善本書也多由私家所藏。豐坊是明朝中期著名的藏書家和書法家。豐氏藏書數萬卷，建有萬卷樓。他的藏書來源主要包括世代相傳、購求、造偽等三個方面，而尤以「造作偽書充實所藏」為主要特色。

說起豐坊的一生，只能用坎坷二字來形容。出生于藏書世家的豐坊，人生前半段順風順水，不想中年被捲入政治漩渦，從此一蹶不振。到了人生晚年，豐坊因對萬卷樓管理不善，大量藏書被人偷盜，加之遭遇火災，更是落得「書散盡，人客死」的悲慘結局。最後將所剩書籍售予范欽，轉而成為范欽「天一閣」藏書的重要來源之一。

對於豐坊的研究大致可以從人物、藏書、書畫學和造偽四個方面著手。在學術界對豐坊的研究多聚焦于其書法理論，而對他的藏書情況則少有涉及，但因豐坊個人遺留下的材料並不多，顯見，有關豐坊萬卷樓藏書問題的研究尚存很大空間。本論文重點討論萬卷樓藏書的聚散問題，並全面而有系統地探討豐坊藏書理論與實踐，對於建立我國古代藏書史的研究具有積極的意義。

關鍵詞：明代 私家藏書 豐坊 萬卷樓

第一章 緒論

一、研究背景

我國古代圖書館藏書體系為官府藏書、私人藏書、寺院藏書三大系統。可見私人藏書在古代藏書體系中佔有極為重要的地位。我國私家藏書始於周秦，興於漢唐，盛於兩宋，極於明清。唐宋以降，浙江私家藏書後來居上，明清兩代更在全國前列。依據《中國私家藏書史》一書記載：中國歷代藏書家 5,045 人，其中浙江 1,139 人，占總人數的 22.58%，第二位江蘇 998 人，占 19.19%，第三位山東 495 人，占 9.81%（范鳳書，2013）；浙江比江蘇多出 141 人，高出 3.39%，比第三位山東多出 644 人，高出 12.77%。因此，私家藏書樓從唐代起日益興盛，明清兩代遍佈全國南北，浙江和江蘇尤甚。

明代，是中國古代藏書史上的一個重要歷史時期，尤其是私家藏書之風熾盛，藏書家不斷湧現，藏書規模日益擴大，其規模甚至超過官府藏書。私家藏書的繁盛，不僅推動當時學術文化的傳播，而且對古代典籍文獻的保存與流傳作出巨大貢獻。因而，明代私家藏書興盛的原因有以下幾項：

1. 社會的發展和文化圖書的自身演變。在明初採取了一系列恢復社會經濟、輕稅薄賦的政策，在農業上獎勵墾荒，興修水利，這樣，使農業生產得到了發展。城市工商業和手工業也得到繁榮與發展。明

中期後，特別是在自然條件優越的江南，出現眾多繁榮的商業城市，這一切為圖書事業的發展奠定基礎。另外，文化圖書沿著自身的演變規律，從無到有，從小到大，也促進明代私家藏書事業的發展。

2. 造紙技術和印刷技術提高。造紙技術和印刷技術的提高，導致造紙業和印刷業的發達，從而推動整個圖書館事業的發展，尤其是私人藏書的興旺發達，並為刻書業的發展提供物質條件。除雕版、活字印刷外，套版、版畫都取得重大進展。

3. 明代刻書事業發達，成就顯著。明代刻書形成系統，分為官刻、私刻和坊刻三部份。

(1) 官刻。官刻包括由司禮監掌管的內府刻書、國子監刻書、各省布政司、按察司刻書、藩刻，其中藩刻直接豐富私人藏書。藩刻有「海內藏書之富，莫先於諸藩」(錢謙益，1996)之說。

(2) 私刻。私刻在明代的刻書中，其技術最高，比重最大，刻書品質最優，因而貢獻最突出。明代後期，私家刻書業更加繁榮。

(3) 坊刻。坊刻歷史悠久，分佈廣，刻書量較大。由於明初官府取消了書籍稅，因而建陽、南京、蘇州等地的坊刻迅速發展起來。明代坊刻旨在謀利，品質最差，但由於內容豐富，面向民間，

刊刻書籍品種多，以供應民眾所需，如醫書、科舉用書、童蒙讀物等，同時集編(編輯)、刻(出版)、售(發行)於一體，促進了刻書事業的發展。

4. 明代統治者比較重視文化教育事業，促進了圖書館事業的發展。明代初期，命令中書省興辦學校。從而形成了明代特有的「藏書為貴、刻書為榮、賣書為業」的社會文化景象，為私人藏書營造了寬鬆的文化環境。
5. 宋元私人藏書的遺風，直接影響明代私家藏書，文化學術發展的需要，又為私家藏書的發展保持了活力。明代私人藏書家繼承宋元私人藏書的遺風，廣開收書之路，集收、購、抄、刻於一體，迎來了私人藏書的興盛和發展。如豐坊承襲家族藏書，又收集書籍，由於收集補寫不輟，最終積累數萬卷，豐坊將其藏書之處名為萬卷樓，這直接或間接地反映了明代民間藏書風氣之濃厚。

由於明代私人藏書總量遠遠超過官府藏書，而且品質較高，同時集收藏、校讎、刻印、發行為一體，非常注重圖書館各項業務工作，保證宋版書的流傳、保存和傳播我國古代文化作出很大貢獻。明代私人藏書樓數量多，公佈廣，在流通方面比官府圖書館具有更大的優越性，雖然也存在封閉等侷限性，但與宋代相比，要放寬得多。在收藏與利用方面，顯示出藏

用並重的特色。所以，明代私人藏書發展代表整個明代圖書館的發展，為明代圖書事業的主流，更促進明代進入我國民間圖書館最興盛的發展時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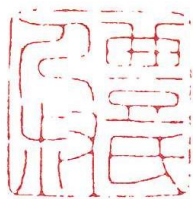
歷史上我國的私家藏書，因為它的私人佔有性，並與藏書家的家庭發生密切關係。我國大多數藏書家，都寄厚望於子孫，希望他們能珍守並藉以成名成家，維繫書香。然而「君子之澤，三世而斬」(鮑彪，1528)，一般的藏書家不過數傳而已，如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五代相傳，寧波范氏十三代相傳，早已被人所欽羨，尤其是天一閣十三代人薪火相傳的歷程更是被譽為中國藏書史上的神話。在寧波，由於天一閣的名氣太大，掩蓋了其他藏書家的光澤，也容易忽略其他藏書家曾經擁有的輝煌。天一閣作為藏書樓誠然是我國現存最早，但作為家族保護的藏書，傳承最久的並不是它，而是明代豐坊萬卷樓藏書。因此，談藏書，繞不過寧波，寧波自古就有藏書的傳承；談天一閣則繞不過豐坊，一則天一閣的藏書中有一部分來自豐坊的萬卷樓藏書，二則天一閣的鎮館之寶係豐坊刻的《蘭亭序》。所以，在范欽建造天一閣之前，寧波月湖一帶，就出過不少著名的藏書家，有「藏書之富，南樓北史¹」之說。「南樓北史」，或許影響了范欽藏書的動機，但豐坊則成就了范欽的天一閣。

萬卷樓是明代藏書家豐坊的藏書樓。豐氏自南宋以來即為鄞縣四大姓

¹ 見全祖望《湖語》。所謂南北之分，指住在月湖之南和月湖之北而言。

之一，歷代仕宦，藏書甚富。豐坊尤喜藏書，並擅書畫，曾盡售近郊良田千餘畝，購藏圖書碑帖，藏書達數萬卷，皆貯於萬卷樓中，遂有「書淫」、「墨癖」之稱；但晚年因病無力管理藏書，以致所藏宋槧及鈔本等善本佳刻半為門人所竊。後又遭大火，藏書損失頗巨，所餘圖籍悉售歸范氏天一閣，為天一閣藏書之重要來源，而豐坊終以貧病而歿。所著有《書訣》、《五經世學》、《淳化帖書評》、《帖箋》、《辨帖箋》、《宦遊瑣記》等，後人輯有《南禺先生詩選》等十餘種。書迹碑刻《底柱行》等十餘種今存天一閣。

豐坊藏書印有「天官考功大夫印」、「碧玉堂下吏」、「豐氏人季」、「豐氏人叔」、「文王孫子」、「豐氏存叔」、「南禺外史」、「四明」、「土木形骸仙風道骨」、「發解出身」、「筆研精良人生一樂」、「清敏公家」等（林申清，2000）。其中「豐氏人叔」、「南禺外史」、「筆研精良人生一樂」等三枚藏書印為本館館藏善本古籍所收錄。



豐氏人叔



南禺外史



筆研精良人生一樂

二、研究目的

豐氏是宋代鄞縣「史鄭樓豐²」四大家族之一，從北宋豐稷以來「代有聞人」，到明代更是五世名宦，不乏名宦、學者、忠臣、武將與文人。其家族成員參與過元佑黨爭、慶元黨禁、大禮議等宋明之間多次劇烈的政治變動，並且在宋金、宋元、元明的戰亂更迭中艱難地延續家族傳承。維持家族傳承的內在動力來自於學術與藏書等的文化活動，它們是豐氏家族重要社會影響力的來源，豐氏家族的成員與呂希哲、朱熹、陸九淵都有著密訪往來，偽作《石經河圖》、《世本大學》的豐坊更是引發了與心學理學之間聚訟不斷的學術公案。他們所遭遇的諸多事件都與宋明理學的發展有著莫大的聯繫，全祖望認為豐氏是「甬上學統」的參與者，見證了地域性的「浙東學術」的發展歷程。而豐氏家族藏書自豐稷開始，至豐坊時號為「萬卷樓」，藏書之富，甲于江浙，全祖望《天一閣藏書記》中指出著名的天一閣藏書實則大都繼承自「豐氏萬卷樓舊物」(全祖望，2002)。

² 鄞縣豐氏，又稱甬上豐氏、西湖豐氏，宋、明時期浙東學術世家，追南宋豐稷為一世，出於慶元府鄞縣。

鄞縣史氏，又稱東錢湖史氏，為宋代顯赫家族，出自鄞縣。有「一門三宰相，四世兩封王，五尚書，七十二進士」，「滿朝文武，半出史門」，「一朝紫衣貴，皆是四明人」之稱。

月湖樓氏，又稱「明州樓氏」，是浙江樓氏之一，主要棲居地為寧波鄞縣。月湖樓氏聞達於宋代，是當時官宦學者輩出的著名家族。

槐木鄭氏以經商見長，其經營行為從明代一直延續到現代，為寧波商幫中的重要一支，其族人先後創辦四恆銀號、老鳳祥銀樓、民生墨水廠等。

從空間地域的角度，鄞縣所處的四明地區位於江南邊緣的甬紹平原，商業繁榮，文化昌盛，既是海運港口商貿中心，也是浙東學術的中心之一。中國的文化重心隨著經濟中心的南移在宋代完全形成，江南地區以此一躍成為文化淵藪，而四明地區的大規模開發正是依靠像豐氏家族這樣在唐宋之際大量南渡至此的家族群體的通力合作。與此同時，宋明理學的一個重要的特點就是學術以地域化的形式傳播，在四明地區就形成了所謂「浙東學術」與「甬上學統」，同樣這些學術傳承也是由特定區域內的精英家族來共同實現的。

藏書家的歷史作為一種客觀存在，不同的考察角度得到的會是不同的結果，藏書家的貢獻集中體現在對我國歷代典籍的保存、傳播、完善、出版與捐公上。在明代中期藏書家豐坊一生致力於藏書，著作頗為繁富，其中以《萬卷樓》藏書為其代表。

從一定程度而言，豐氏家族並不具有典型意義，它也不能完全代表整個宋明時期家族的基本狀況。在學術界對豐坊的研究多聚焦于其書法理論，而對他的藏書情況則少有涉及，但因豐坊個人遺留下的材料並不多，藉由本論文將豐氏家族置於整體視角的歷史框架，來討論萬卷樓藏書的聚散問題，並建立豐坊萬卷樓的真實面貌。

三、研究方法

豐坊出身藏書世家，其家藏書起自北宋。宋南渡後，歷元迄明，代有聞人，收藏愈富，並建書樓，名為「萬卷樓」。豐氏家族的藏書史比天一閣范家要多出 80 多年，堪稱史上傳承最久的藏書家族，因此，探討豐坊藏書的聚散源流，具有研究的價值。

本論文主要採用歷史研究法，藉由當代史書記載以及歷來藏書史的紀錄，介紹明代私家藏書背景、藏書風尚轉換以及藏書聚散情形，並徵集文獻中有關豐家記錄以及研究豐家人著述為立論方向，以豐坊為分隔點，上溯至他的祖父及父親，下推至他的兒孫，俾能建立較有系統性的介紹，除了收藏成果以外，豐氏家族的藏書歷程及理論建樹也是討論重點，並以豐氏自身著述，輔以前人研究成果做為立論依據。

其研究過程包括：選定問題、收集史料、鑑定史料、建立假設、解釋和報告研究的發現等；讓豐坊藏書還原歷史，呈現私家藏書源流與特色，並展現研究過程與結果。

四、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文研究以明中期豐坊藏書家族為目標，其中特別介紹浙江寧波藏書家概況，來觀察此一時期中國私家藏書的興衰及書籍流散。然而，這些藏書家族不僅是進行書籍保存傳承的工作，更發展出各有特色的藏書特色，以及創新的藏書管理，對我國目錄學理論以及其他文獻學方面建立了非常宏遠的影響。

從史料調查研究中，可見豐坊藏書結合了古代公私家藏書的優點，內容囊括如《千字文》、《孝經》、《龍瑞宮記》和許多宋元刻本、抄本、碑帖，乃海內墨寶。從文化視角來看，可以發掘藏書活動所形成的風尚文化，對於書籍的保存、傳遞文化、推展學術的價值，更是具有不可取代的貢獻。

本文在學科範圍上也有所限制，因為有關豐坊藏書的史料缺乏，而學術界對豐坊的研究多聚焦于其書法理論，而對他的藏書情況則少有涉及，在史料缺乏的情況下，本文運用歷史研究法及分析法進行歸納、整理與分析，期使對豐坊與萬卷樓獲得較具體而有系統的論述，並建構我國私家藏書史的脈絡與研究，這具有積極的意義與價值。

第二章 文獻探討

關於豐氏家族藏書的研究，無論是葉昌熾的《藏書紀事詩》，吳晗的《江浙藏書家史略》，還是任繼愈主編的《中國藏書樓》以及范鳳書《中國私家藏書史》，關於豐氏藏書的內容基本都來源於全祖望的《天一閣藏書記》的說法，而全祖望只是構建起了從聚集到散盡空洞的豐氏藏書脈絡，既沒有豐氏的藏書書目作對比，也沒有留下豐氏如何經營藏書的細節。如是，補充豐氏家族藏書的細節這也將是本論文的一個主要用力方向。

才華橫溢同時離經叛道的豐坊是豐氏家族中最有研究價值的人物，作為豐氏家族最後的「聞人」，豐坊本人也是我們理解豐氏家族興衰驟變的關鍵。對於豐坊的研究大致分為人物、藏書、書畫學和造偽四個方面。因豐坊個人遺留下的材料並不多，而且身敗名裂之後被士林所厭棄，使得晚景淒涼，不為人所知，所以他的生平事蹟一直很模糊。陳斐蓉對於豐坊個人的研究是用力最勤的，其《豐坊生卒年考》是透過豐氏的書畫題跋和後人追憶的文章來推斷出豐坊的卒年，解決了歷史遺留問題。另外更具價值的文章是對於豐坊交遊的研究《豐坊交遊考述》兩篇。作者透過各種資料的收集比對，全面反映了豐坊交遊人物，是研究豐坊個人重要文獻資料。後世對豐坊孤僻倨傲、喜怒無常的印象，大體出自豐坊好友張時徹的

序文和黃宗羲《豐南禺別傳》的論述。而依據研究顯示，豐坊的交遊極其廣泛，與人唱和相得，根本不像是孤僻怪誕的異類。因而可見對於豐坊後世汙名化的過程顯然有更深層次的原因。

關於豐坊的藏書，正如上文提及，都沒有更新的材料來跳出全祖望《天一閣藏書記》的敘述。這一方面專業的研究性論文也較少，大都是介紹性通論性的文章：王澤玖《豐坊家世及書學淵源考：兼議天一閣藏書「元祐始」之不確定性》，丁曉山《一個書香世家的敗落》等。其中《豐坊家世及書學淵源考》中有提出對全祖望豐氏藏書一脈相承的質疑，也是本論文將會涉及到的一個層面。

豐坊在書學字畫上的成就並非是本篇論文意欲涉及的題材，並沒有進行細緻的梳理，只參考隋邦平所撰述《豐坊書法研究》一文，作為全面的瞭解。

豐坊研究的最重要的議題便是在其造偽，已經有相關專題典範式的論著。林慶彰的《豐坊與姚士舞》是對豐坊造偽研究論述最全面的著作，林氏收集各種版本，參照比對，發現《子貢詩傳》有抄本和刻本之別，抄本應是豐坊偽作，刻本為王文祿就抄本篡改而成。至於《申培詩說》，則從各種記載證明非豐坊偽作，而是王文祿抄錄豐坊另一本偽書《魯詩世學》的詩旨而成。王汎森《明代後期的造偽與思想爭論——豐坊與〈大學〉石

經》，文章主體不脫林慶彰的論述，但是選取了從明代中期朱子學和王學對於《大學》的解釋的話語權爭奪來考察豐坊偽造《大學》的動機。其他相關作偽與豐坊的研究有：郭素紅《明人作偽現象析論》、李家樹《宋朱、王「淫詩」、「刪詩」說與明人《詩經》研究：一個傳統文化互動個案的剖視》、王學泰《明代詩學偽作與〈魯詩世學〉》、陳寶良《德才之辨：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等文章。

綜觀豐坊及萬卷樓藏書之研究，在查檢的過程中，總會有一些遺漏和不完善之處，但成果是主要的，但也存在不足，那就是資料性的著述較多，而研究性的文章較少。但是，從現有的研究著作和論文成果來看，研究豐坊及萬卷樓藏書，必須以歷史文獻作為基石，只有這樣才能構築藏書研究的寬廣大道，獲得豐碩的成果。

第三章 研究問題與執行方法

豐氏乃宋代甬上史、鄭、樓、豐四大望族之一，以名德清節享譽士林。豐坊十六世遠祖豐稷，為豐氏中興之祖。他開創了豐氏家族治學、遊藝、藏書之先河，也是豐氏萬卷樓之首創者。民國《鄞縣通志·文獻志》也稱「豐氏家族藏書肇自北宋。」（不著纂修人，1935）此舉亦開江浙私人藏書之先聲，達官賢哲群起效尤，至明清彌盛，湧現出一大批藏書家，于文化傳播功莫大焉。

從碩士論文和期刊論文內容來看，全部涉及豐坊的書法理論及關於豐坊詩學的研究。

其次，就有關圖書而言。目前尚無關於豐坊及其藏書問題研究的專著。總體上，涉及豐坊藏書內容的圖書約分二系：一是藏書史專著，二是文獻學、辨偽史、書法史等方面的專著，內容也存在一定程度的錯誤。如楊緒敏在《中國辨偽學史》一書中提到：「著名的大藏書家豐坊就是一個大造偽者。他先後偽造過《古書世學》、子貢《詩傳》、申培《詩說》等」（楊緒敏，2007）。但是關於豐坊造偽目的以及怎樣造偽等細節問題均未展開論述。又如范鳳書《中國私家藏書史》一書專志於中國古代私家藏書史的研究，但該書僅僅在「中國私家藏書厄于水害簡表」中簡單提到了豐坊藏書「其後又遭火災，所剩無幾」（范鳳書，2013）。而在「明朝各個時

期大藏書家與藏書世家」部分則對豐氏藏書缺而不論。傅璿琮、謝灼華主編的《中國藏書通史》也只在天一閣藏書來源中簡單地涉及到了豐坊萬卷樓藏書。這與作為「藏書巨擘」的豐坊在古代私家藏書史上的實際地位並不相符。有鑒于此，本文有志於拾遺補缺，重點討論萬卷樓藏書的聚散問題。

豐氏萬卷樓歷經四百餘年，是我國明代乃至整個中國古代歷史上著名的私家藏書機構之一。萬卷樓雖然沒有倖存下來，但它充實了天一閣的館藏。此外，萬卷樓的藏書守道、敬惜字紙等思想至今仍是澤被後人的寶貴財富。因此，豐氏萬卷樓所積澱的有關藏書理論和實踐方面的內涵非常豐富，值得我們去發現。

在選題的意義與價值方面，本文力求全面、系統、深入地研究豐坊藏書的成就，還豐坊在藏書史上以公允的位置，發揮其應有的影響。以新發掘的史料釐正前人對豐坊失當與偏頗之述評。本論文在執行方法方面，進行下列步驟：

- 一、蒐集私家藏書相關史料與文獻；
- 二、文獻分析與史料爬梳；
- 三、編纂史料與撰寫文稿；
- 四、文稿審核與修正文稿。

第四章 研究結果

一、生平事蹟

浙江鄞縣豐氏，稱得上是我國歷史上一個典型的仕官世家、書香門第。這一家族一直可以上溯到人稱清敏公的北宋官員豐稷。此後幾百年間，儘管淪桑歷盡，卻依然家聲不墜、人才輩出。如豐寅初，明初為國子司業；豐慶，明正統四年進士，曾任兵部給事中、河南布政使；豐耘，約明成化年間任郡學教授；豐熙，明弘治十二年榜眼，嘉靖時累官翰林學士（林慶彰，2015）。

豐坊，浙江鄞縣人，字存禮、存叔、人叔，號南禺外史，後更名道生，字人翁（浙江省鄞縣地方志編委會，1996）。別署人季、天野人、西郊農長、南禺世史、南禺病史、南禺越客、碧玉堂下吏、天宮考功大夫等，世人多稱豐考功。關於其生卒年沒有確切記載，學界至今也沒有定論，這在某種程度上折射出他在歷史上地位不顯。究其原因有，一是豐坊著名的造偽書活動影響深遠，為名士所不齒，二是豐坊在「大禮儀」之後自暴自棄的表現，使得他背負不忠不孝之名，聲名狼藉，三是豐坊晚年貧病潦倒，行居荒山野寺，何時死亡與埋葬何處，少有人關心。

正德十四年（1519）舉鄉試第一，嘉靖二年（1523）中進士，出為南京吏部考功主事，嘉靖三年（1524），他隨父諫大禮，觸怒皇上，被謫為

通州同知，後被免歸。豐坊博學工文，然而個性狂妄怪誕。其父豐熙在大禮議中堅守禮法，遭遣戍福建。豐坊居家貧困，欲效仿張璁、夏言等以片言求得顯貴。嘉靖十七年（1538），詣闕上書，請建明堂，又稱宜加獻皇帝廟號稱宗，以配上帝。世宗大喜，並採納實行。時人皆惡豐坊違背父志。次年，豐坊又進《卿雲雅詩》一章，詔付史館。然而豐坊待命多時，最終沒有得到進擢，只得回鄉（張廷玉，1739）。晚年窮困潦倒，寄居於寺廟，病逝於僧舍。

豐坊出生於名門望族，從小就顯示出迥異于常人的聰慧和警敏，在優越的家庭環境中接受正宗的傳統文化教育，與經學、易學、詩學、繪畫、篆刻等諸多領域皆有成就，而且是明代屈指可數的幾位復古傾向鮮明的全能書家。豐坊才華橫溢，博通經史，精研書法。但由於生性耿直孤傲、不諧世俗，為官短暫，致使其埋首於詩、書、畫、印，專心治學、治藝。豐坊的書學思想旗幟鮮明的以復古回歸為宗旨，充分展現在《書訣》和《童學書程》中。他的書法衝破藩籬，同代人少有出其右者。豐坊座擁萬卷樓，可由於其不善理家，將萬卷樓轉手與范欽，晚景益發淒涼，可其仍能臨池吟詩，怡然自樂。

總之，豐坊不僅繼承了祖先外交上的工作能力，也將讀書、藏書的基因給保留下來，從豐家祖先定居寧波直到豐坊，共經歷 16 代，歷時 470

多年，豐氏家族的藏書史比天一閣范家要多出 80 多年，堪稱史上傳承最久的藏書家族。

二、藏書來源

豐坊的聰穎與學識，大多受到他的家世影響。他喜歡收藏古籍、書畫、碑帖，有著不凡的鑒定眼力，可以說得益於家族的收藏頗多。豐氏萬卷樓在范欽天一閣還未建立的時候即已經形成了相當可觀的藏書規模，在整個中國古代歷史上也是不多見的。

豐氏家族世以聚書、讀書為業，其收藏歷史可以追溯到其祖先清敏公。豐稷「天性嗜學，逮老不衰，方在朝廷，還第與在藩屏公事，餘閒每燕坐一靜室，前後書史，終日觀閱。所至惟以書籍自隨，衣衾之外，他無一物。」（豐稷，1988）雖然家族有幾次遷徙，但是書籍等收藏品卻始終不棄，尤其是豐慶，對家族文化的傳承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到豐坊的時候，其家族遺存的藏書就已達萬餘卷，這在當時已是藏書大家了。

所以，就豐氏而言，家族的收藏不僅僅是個人的行為，它更是世家業儒的一種標誌，也因此，萬卷樓不單屬於豐坊，它更多地代表著一個家族的收藏，是一個家族門第的光榮稱號。這種理念也為豐坊所尊崇和實踐，他將收藏作為自己畢生的事業，用所有的俸祿來購買古籍，在為官不到十年的時間裡就收藏到萬餘卷古籍，而且，傾家蕩產地購買碑帖書畫，即使

自己的生活陷入困頓，也樂此不疲。

因此，大量的藏書與家學淵源為豐坊提供了充足的精神食糧，使他學問淵博、書藝精通、眼界開闊。豐坊精通于經學、易學、詩學，著述豐碩。有《古易世學》、《古書世學》、《春秋世學》、《石經大學》、《魯詩世學》、《金石遺文》、《淳化帖書評》、《帖箋》、《辨帖箋》等，雖有些書被認為是偽造，但從另一角度，也體現了豐坊學識之博、之深、之古。其次，家藏的碑帖使豐坊從小就喜歡臨摹，畢生臨池不綴，成為有明一代臨書功力極深之人。

家藏的碑帖、書畫等使豐坊較早就涉入了鑒藏家的行列。他是明代中期與文氏父子同列的一代鑒賞巨眼，過目書畫不計其數，曾受邀於無錫的收藏大家華夏，為他鑒定家藏。可見，此時的豐坊對於篆書有著自己深刻的理解，能以更高的視野對待書法作品。所有這些都是以豐氏深厚的家族淵源與累世而積的豐富收藏為背景。總體而言，豐氏豐富的藏書約有三大來源。

（一）累世積聚，代有所增

中國古代的大多數藏書家，都寄厚望於子孫，希望他們能珍守書籍、維繫書香，以成名成家。豐氏萬卷樓藏書也是如此。《鄞縣通志·文獻志》稱「豐氏家族藏書肇自北宋」（不著纂修人，1935）。豐氏乃宋代甬上史、鄭、樓、豐四大望族之一，以名德清節享譽士林，北宋豐稷實為

豐氏中興之祖。據《宋史》本傳記載，豐稷字相之，宋嘉祐四年(1059)進士，先後任古城縣令、御史、著作左郎、刑部侍郎兼侍講、左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後遭蔡京排擠，官職越降越低，終至罷官歸里。終其一生，豐稷除勤政為民外，即「以公事之餘，獨處一室，恬無所好，惟以圖史自娛」(袁燮，出版年不詳)。豐稷開創了豐氏家族治學、遊藝、藏書之先河，也是豐氏萬卷樓之首創者(虞浩旭，2006)。到了明代則有豐寅初值得一提。寅初，字復初，洪武時為國子司業，明建文中官教諭。其後又有豐慶、豐耘、豐熙等數代為官者，聚斂大量藏書，形成了延綿不絕的藏書傳統。

豐氏萬卷樓藏書歷經滄桑，一波三折，但在歷代家族的搬遷過程中，圖書始終陪伴著他們。可謂在人事漂泊和顛沛流離中，始終固守藏書之志。其中，豐有俊、豐庚六、豐茂四、豐慶等四人功不可沒。尤其是豐慶，「元祐以來之圖書，由甬上而紹興、而奉化、而定海者，復歸甬上」(全祖望，2002)。豐慶因眷念先疇，重新將元祐以來祖輩所積攢的圖書遷於甬上並定居於此。自豐慶歷豐耘、豐熙至豐坊，雖歷官他鄉異域，但未曾舉家遷徙，圖書始終留在甬上，對甬上圖書文化的積累有很大的貢獻。豐氏藏書從豐稷至豐坊已傳承十六代，約四百七十年，人稱「傳承最久的家族藏書」(虞浩旭，2006)。無疑，萬卷樓藏書能夠達到六萬餘種，與豐氏家族的累代相傳、薪火不絕有很大關係。自豐稷肇端，降及十六代豐坊，

終成飲譽海內的藏書大家。

豐坊到底收藏有多少古籍呢？正德十五年(1520)豐坊曾作一首詩「浩然驅馬歸，育德向丘園。古書三萬卷，可以正乾坤。」(豐坊，1988)可見，在豐坊二十七歲時，就已擁有三萬卷左右的藏書，藏書量在當時是十分驚人的。此後，在為官不到十年的時間中(1524—約1530)，豐坊將自己幾乎所有的俸祿都用來購買書籍，又增加了萬餘卷。如果以約七年萬卷的保守速度計算，到1560年豐坊近七十歲時，他的古籍數量將近十萬卷，這在明代應該也是屈指可數了。如果不是因為豐坊晚年藏書樓失火的話，也許他會成為中國藏書史上的奇蹟，而不是現在的范欽天一閣。

(二) 多方購求，充實所藏

豐坊於明正德十四年(1519)中鄉試第一(解元)，嘉靖二年(1523)進士，授禮部主事，次年隨其父偕廷臣力諫「大禮儀」乙事(反對立嘉靖帝之父為太上皇)，受廷杖，出為南京吏部考功司主事，再降為通州同知。後罷職歸里，家居11年。豐坊任職期間頗留心收購各地古籍善本，返鄉之後便大興土木，在其祖輩藏書基礎上建造了一個頗具規模的藏書樓，名之為「萬卷樓」，以示其藏書之豐富。他又置奇樹怪石在園內作點綴，平添了幾分書香氣息。

豐坊一生愛書如命，藏書成癖。鄭偉章、李萬健先生指出：「豐坊收

藏有許多宋元兩代珍貴的刻本、抄本書和碑帖。」(鄭偉章、李萬健,1986)

他尤嗜碑帖，嘗盡賣祖傳田產千餘畝購求法書、名帖、古籍、古碑刻。《鄞縣通志·文獻志》亦指出，豐坊曾「負郭田千餘畝，盡鬻以購法書名帖。」(不著纂修人,1935)《書訣》一書中所列法帖書跡非常豐富，按照目錄所載統計，書法類文獻幾占全書十分之八九(豐坊,1644-1911)，如唐石刻、宋石刻、元石刻、明石刻，魏法帖、晉法帖、唐法帖等皆在收羅之列。種類繁多的名家名帖使豐坊的書法造詣愈加深厚，他本人也贏得了「書淫」、「墨癖」的美譽。於此可以想見其所藏書法類文獻的盛況，而書法類文獻也構成了萬卷樓藏書內容的一大特色。

如果說家藏的古籍薰陶出豐坊淵博的學識的話，那麼碑帖的收藏是豐坊作為一位書法家最癡心于此的事業，也正是購買這些珍希的碑帖讓豐坊傾家蕩產。從《豐南禺書畫目》、《書訣》、《童學書程》中豐坊羅列的大量碑帖名目來看，他一生經眼的數量成千上萬。遺憾的是，豐坊的收藏到晚年由於各種原因喪失貽盡，令人惋惜。豐坊曾經收藏過的碑帖可知的有十九件，如、《西嶽華山碑》、《蘭亭序》帖、王羲之《嵇康絕交書》拓本、林藻《深慰帖》。

除上所列，豐坊還曾收藏有《王羲之二十二帖》的前十六帖、《王羲之十七帖》、《宋拓越州石氏本王獻之洛神賦十三行》、《星鳳樓帖》以及《雪

溪堂帖》等。從中可以得窺豐坊收藏古帖的取向，他會更青睞於收藏「二王」的書法。這些也正與豐坊在明代是一位書法復古論者，提倡走「二王」的傳統之道，以及他終生不怠的書法實踐相吻合。由此，也可應證豐坊碑帖的收藏是他作為一位書法家的個人愛好而有所取捨的。

雖然豐坊的萬卷樓以藏書出名，但豐坊首先還是熱衷於收藏碑帖，特別對於珍希的古帖更是日思夢想。在他的收藏中山水數量為第一，其次應為人物、花蟲、翎毛、禽魚和走獸。如《唐人倦繡圖卷》、《元楊維禎五福圖軸》、《元佚名水亭清暑圖卷》、《趙孟頫小楷道德經》上下合卷。豐坊還曾藏有《元趙孟頫畫列仙圖冊》十幅，每幅畫像上都有趙孟頫以小楷作的列仙小傳（毛志明、楊何林，2011）。豐坊曾言「余收趙書頗多，皆識歲月，遂能鑒定之耳。」（毛志明、楊何林，2011）從中可知，豐坊收藏的趙孟頫書法作品不在少數，由於都有年款，所以他對於趙孟頫書法的鑒定還是很有把握的。豐坊于書法的收藏也一如碑帖一樣，是有取向的，並不是一味盲從地收藏。

（三）造作偽書，以實所藏

豐坊著有《書訣》、《童學書程》、《真賞齋賦》、《古書世學》、《詩說》等書，已被證實的偽書有《春秋世學》、《魯詩世學》、《尚書》等。他為了顯示藏書的豐富，曾造作偽書，為萬卷樓藏書增色不少。如《魯詩世學》

一書就是豐坊假借所謂〈魯詩〉之名而偽作。他打亂了《詩經》原有的編排次序；在單行本的《詩傳》、《詩說》中，于《召南》之後增入了《魯風》部分，將《豳風》與《魯頌》歸於此；將《鄘風》的《定之方中》改名為《楚宮》，也歸於《魯風》；又在《魯詩世學》中則去掉了《魯風》；《鄭風》原居十五《國風》之第七，今居第十二；《秦風》原居十五、《國風》之第十一，今變為第十四；他如《雅》而入《風》者，次第顛倒者不可勝計（**豐坊，1368-1644**）。梁啟超曾曰：「豐氏累代藏書，購置極富，第三代坊，好書尤酷，他家所藏抄本，誠然很多，足以自豪。但他猶以為未足，偏要添造些假的，如子貢易傳、子夏詩傳、晉史乘、楚檮杌之類。」（**梁啟超，1963**）由於豐坊詩學不精，他的《魯詩世學》不久即被學者定讞為偽書。此外，清人葉昌熾《藏書紀事詩》記載：「道生（豐坊別名）自以為家有儲書故，謬作《河圖》石本、《大學》石本，則以為清敏得之秘府；謬作朝鮮《尚書》，則以為慶得之譯館。」（**葉昌熾，1989**）豐坊自稱《河圖》石本、《大學》石本是其祖先清敏公於北宋間得之于秘府，又有朝鮮《尚書》和日本《尚書》，謊說是其曾祖豐慶得之於譯館。如此作偽書，曾被全祖望《天一閣藏書記》譏為「貽笑儒林欺罔後學」。又如豐坊自稱《春秋世學》是其先祖宋御史中丞豐稷為之案斷，而他本人為之釋義，故曰「世學」。然「案斷」之名，宋人書目及《宋史·藝文志》皆不著錄；向來說《春

秋》者，亦所未聞，其為偽書蓋無疑，《四庫全書總目》辨之甚明（永瑢，1965）。然而，豐坊編造偽書在一定程度上充實了萬卷樓的藏書規模，也構成了萬卷樓藏書的一大特色。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透過偽造書法而作偽。豐坊精通篆、隸、行、草、楷等各種書體，經常利用自身深厚的書法功底仿製歷代名家真跡，甚至到了亂真的地步。總體上豐坊利用書法作偽包含兩個方面內容，第一、臨摹家藏古碑刻而作偽。第二、利用別人請他撰定法書之便，以偽易真。吳焯《繡谷亭薰習錄》評曰：「其著述未免欺人，其翰墨洵可傳世也。」（吳焯，1644-1912）可謂一語中的。豐坊傳世書跡較多，有《唐人詩屏》、《謙齋記卷》、《秣陵七歌冊》、《唐詩長卷》等。無疑，豐坊利用書法之便而作偽書也是其藏書的重要來源之一。

三、藏書流散

豐坊萬卷樓藏書在中國古代藏書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無論是就藏書數量而言，還是就藏書品質來源而言，豐坊都不愧為藏書巨擘。但是，和歷史上大多數藏書樓一樣，豐氏萬卷樓最終也沒有避免文獻散佚的命運。從豐坊最後售書于范欽的時間來推斷，萬卷樓藏書在明代中後期已經基本散亡。就其流散方式來看，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為人所盜。西元 1538 年，豐坊至京師求官，竟背父意上書請建

明堂，加興獻王廟號，然終無進擢。仕途失意後，豐坊遂歸里刻意著述，深研書法。黃宗羲《豐南禺別傳》記載：「自考功遷謫，失職而歸。書淫墨癖，無所不知。亦遂目空今古，滑稽玩世，瀟洋自恣而已。」（黃宗羲，2016）及其晚年罹病，無法照管圖書，更不善治家理財，其萬卷樓藏書中的大量宋槧和珍貴寫本被其門生、鄰里偷拿散失。經年無多，其全部藏書的十分之六、七被人偷盜，竟至丟失過半（鄭偉章、李萬健，1986）。

（二）遭遇火災。歷史上不少的藏書樓都遭遇過火災，豐氏萬卷樓也不例外。全祖望《天一閣藏書記》記載：「其後（萬卷樓）又遭大火，所存無幾」（駱兆平，2005）。孫南屏、張印珍《豐坊與萬卷樓》一文則指出：「范欽與好友豐坊醉酒，燭熄點燃蚊帳，蔓延到豐坊的藏書樓，損失慘重。」（孫南屏、張印珍，2007）

（三）售予范欽。豐坊與天一閣主人范欽關係十分密切。兩人相互傾慕，情義深篤，時相過從，引為知己。范欽對豐坊的書法尤為賞識，他們經常往返于萬卷樓和天一閣之間，他們一起考校古籍，鑒別版本。面對門生偷竊，又遭火災的厄運，豐坊最終將萬卷樓倖存之書及月湖碧沚舊宅一併售予范欽。誠如梁啟超在《古書真偽及其年代》一書中指出：「范氏天一閣所藏之書，多半從豐氏得來」（梁啟超，1963）。

豐氏萬卷樓歷經四百餘年，是我國明代乃至整個中國古代歷史上著名的私家藏書機構之一。萬卷樓雖然沒有倖存下來，但它充實了天一閣的館藏，也成就了天一閣「人間度閣足千古，天下藏書此一家」的美譽。此外，萬卷樓的藏書守道、敬惜字紙等思想至今仍是澤被後人的寶貴財富。

第五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

豐氏藏書在我國古代藏書系統中佔有重要的地位，他對保存我國豐富的文獻典籍、傳承文化、促進學術發展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尤其是在明代浙江私家藏書中也顯得格外具有特色，使其藏書成為一種社會風尚。因之，對於豐坊的研究結論有以下幾點：

一、世家藏書已成為普遍的社會風尚

寧波藏書的風尚，可以追溯到兩漢時從中原移居地域的文化家族。在北宋開文風以後，藏書成為一種集體的文化自覺，而後不斷遷徙而來的中原文化家族強化了這種風尚，甬江水系出現了眾多以書香維繫家族數百年發展的人文奇觀。四明文化家族在兩宋之時即有袁氏、鄭氏、豐氏、史氏、樓氏等江南望族，豐氏為其中跨時最長的書香家庭之一。豐稷，至明代豐坊，共十六代，繁盛歷時四百七十餘年，世家藏書已成為普遍的社會風尚。

二、豐坊藏書造就了范氏豐富的館藏

遊藝、治學、藏書融合于一體的豐家，書香氣象令江南士人傾慕。至豐坊一代，萬卷樓落成，月湖豐氏可謂風華絕代，聚書最多時達五萬卷。而豐家高闊的志意、剛烈的秉性，抗爭的精神，崇高的氣節，更是贏得崇高的聲譽。但令人嗟歎的是家庭災難也接踵而至，豐坊的幾個兄弟在倭亂之中相繼死去，獨生子豐瑩也英年早逝，家族大廈迅速傾覆。豐坊後期理

家不利，所藏宋槧和寫本，十之六七被門生竊去，又遭受大火，損失慘重，故將倖存的書籍、珍帖及月湖碧沚住宅全部售于范欽。

豐坊去世後，范欽曾作詩，表達對豐坊引領自己走進藏書天地感激之情。豐家謝幕，范氏亮世，我們只能說，這兩座書樓之間似乎有著宿緣，有一種冥冥之中的力量，要使地域的文化傳承連成一氣。從某種意義上說，天一閣的藏書始于北宋的萬卷樓書香。這兩家千年相連，顯示著四明文化家族處世圓融的能力與綿延不息的生命力量。

三、專題收藏，形成特色

豐坊作為明代嘉靖年間著名的收藏家，代表了當時的一種類型，即「沒落貴族」式的收藏家。出身官宦世家、地方望族，深厚的家族淵源與累世而積的豐富收藏不僅滋養了豐坊良好的學識，培養了他對於書法的熱愛，更使他較早就進入鑒藏家的行列，熱衷於碑帖、書畫的收藏，有著不凡的眼力。雖然年輕，豐坊就已具備了一種收藏的優越感，或者說收藏的貴族血統。豐坊以能擁有如豐慶及父親豐熙這種的清忠的人物而自豪，對他而言，守護、壯大收藏更代表著一種家族光榮的傳統。於是，豐坊傾其所有地收藏書畫、碑帖、古籍，時常往返于北京、蘇州、杭州，與吳門地區的文徵明父子、一些鑒藏家過從甚密，培養了自己於收藏的淵博知識和寬廣視野。與此同時，與古董商建立良好的關係，有著穩定的收藏來源。他利

用各種機會，請人代購大量的書畫、碑帖、古籍。當收藏資金拮据時，不惜變賣田產，使自己的生計陷於困頓。於是為人臨摹書法，為人鑒定，為人題跋作賦，來換取生活與收藏的資本。其所藏碑帖甚多，所作有關碑帖著作即有《淳化帖書評》、《辨帖箋》等。由於從小過著優越的生活，使豐坊不善於理財，不善於管理自己的收藏，於是乎，家僮及門生趁機偷竊他的收藏，而晚年生活更是潦倒，萬卷樓遭遇大火，收藏之物喪失殆盡，豐坊一生的心血赴之東流，再也無心收藏，變賣屋舍，從此四處流浪，客死蕭寺，讓人痛心不已。

四、透過借抄、互抄、傳抄方式，達到古籍的保存

藏書家之間的借抄、互抄、傳抄是抄書的一個主要的方式。借抄之書多是一些罕見之書。或有些書前代只刊一次，後代未曾刊刻，欲得其書只得借抄。又有些書後代雖有重刊，但脫誤已失原貌，此刻只能憑藉抄本才能窺其原貌。

明代很多藏書家之間都有有過互抄之事，如豐坊萬卷樓和范欽天一閣，除了互抄，一些書籍還往往被傳抄，從而一傳十，十傳百千。透過傳抄藏書家徵集圖書的途徑變寬變多，對於藏書的流通，貢獻較大，而在古籍的保存上，更呈現出特殊意義。

至於研究建議方面，豐坊雖然有豐富的藏書，沒有一套有系統的管理，造成不可磨滅的災難。從歷代藏書機構來說，由於存在水災、火災、蟲災等自然災害和戰亂、盜賣、焚書等人為因素的破壞，歷代藏書損失慘重，尤其是在易代之際，圖書最易受兵燹之禍。相較而言，官方藏書所受損失往往要慘重得多。每當戰亂時期，官方藏書受到破壞之際，往往是由藏書家們接納流散於民間的圖書，這在一定程度上也避免了圖書典籍受到更多的破壞。所以說，私家藏書正是透過對國家藏書的補充，保持傳遞前代文化典籍，使得原有眾多典籍得到保存或進一步的整理和傳播。

在長期的藏書活動中，為了減輕天災人禍等因素對圖書的破壞程度，私人藏書家們在學習官府藏書經驗和總結民間智慧的基礎上，歸納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保護圖書典籍的措施，有些一直被襲用到現代，如曝書法及中草藥防蟲等。具體而論，中國古代的藏書保護技術主要有四個方面的內容：染紙避蠹技術、裝幀保護技術、藥物防害技術和建築保護技術。藏書家們在這四個方面都做出了重要的貢獻。為研究者所注目的寧波范氏天一閣之所以能夠歷數百年而巍然猶存，固然與其嚴格的管理制度有關，但保護圖書的優良技術也同樣不可忽視，如採取嚴密的防護措施，用芸草防蠹，設置英石來吸潮等，都起到了很好的保護作用。正多的古籍歷經數百年甚至千年而完好無損。而且，這些措施也能古為今用，為當代圖書館和私

人藏書保存古籍提供了一定的借鑒。我們應該效法古人的做法，建立一套完整的有系統的保護計畫，為古籍文獻的保護盡一份心力。

豐坊的收藏是一種感性的、沒落的貴族收藏。視收藏為家族精神，收藏高於一切，千金散盡也在所不惜。豐坊為一代收藏貴族，其於碑帖的狂熱執著精神讓人欽佩。豐坊的萬卷樓曾創造了鄞縣豐氏藏書史上的輝煌，卻又如曇花一現，結束了豐氏藏書史。這其中的經驗教訓耐人回味。然而，作為 400 多年前的藏書家、書法家的豐坊，他為傳播中華文化所做的貢獻，以及他在各方面的造詣，都是值得人們追思的。

參考文獻

一、博碩士論文

王鎮宇 (2015)。《家族與地域之間：宋明之際四明豐氏家族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華東師範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歷史系，上海市。

許媛婷 (2003)。《明代藏書文化研究》(未出版之博士論文)。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臺北市。

隋邦平 (2006)。《豐坊書法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西南大學美術學系，重慶市。

二、圖書

宋·袁燮 (出版年不詳)。《絜齋集》卷八〈豐清敏公祠記〉。舊鈔本。

宋·豐稷 (1988)。《豐清敏公遺事》。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四明叢書第一集，150。

宋·鮑彪(1528)。《戰國策》卷六 明嘉靖戊子(七年，1528)吳門龔雷覆宋刊本。

明·豐坊 (1644-1911)。《書訣》。清元和顧氏藝海樓藍格鈔本。

明·豐坊 (1644-1911)。《魯詩世學》。明越勤軒藍格抄本。

明·豐坊 (1988)，《萬卷樓遺集》卷三〈自金陵歸次白土鎮述懷〉，

- 收錄自〈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109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頁63。
- 清·永瑤（1965）。*四庫全書總目* 卷三十〈豐坊春秋世學〉。北京：中華書局，247。
- 清·全祖望（2002）。*鮚埼亭集外編* 卷十七〈天一閣藏書記〉。續修四庫全書別集類1429-1430，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
- 清·吳焯（1644-1912）。*繡谷亭薰習錄* 不分卷。清稿本。
- 清·黃宗羲（2016）。*南雷文定* 三集〈豐南禹別傳〉。中華書局據粵雅堂本校刊。
- 清·錢謙益（1996）。*牧齋有學集* 卷二十六〈黃氏千頃齋藏書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995。
- 清·葉昌熾（1989）。*藏書紀事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78。
- 清·張廷玉（1739）。*明史*卷191、列傳79。清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刻本。
- 不著纂修人(1935)。*鄞縣通志*。民國二十四年(1935)排印本。
- 毛志明、楊何林（2011）。*秘殿珠林* 卷18。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89。
- 毛志明、楊何林（2011）。*石渠寶笈* 卷之3下。上海：上海書店出版

社，913。

林申清（2000）。*明清著名藏書家·藏書印*，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7-9。

林慶彰（2015）。*豐坊與姚士粦*。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6。

范鳳書（2013）。*中國私家藏書史*。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657。

浙江省鄞縣地方志編委會（1996）。*鄞縣志*。北京：中華書局，2032。

陳斐蓉（2018）。*豐坊存世書迹叢考*。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

梁啟超（1963）。*古書真偽及其年代*。臺北：中華書局，23。

楊緒敏（2007）。*中國辨偽學史*。天津市：天津人民出版社，頁111。

劉大軍、喻爽爽（2009）。*中國私家藏書*。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7-209。

傅璇琮、謝灼華（2001）。*中國藏書通史*。寧波：寧波出版社。

顧志興（2006）。*浙江藏書史*。杭州：杭州出版社，157-297。

虞浩旭（2006）。*智者之香：寧波藏書家藏書樓*。寧波市：寧波出版社，22-23。

鄭偉章、李萬健（1986）。*中國著名藏書家傳略*。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

駱兆平（2005）。*天一閣藏書史志〈天一閣藏書記〉*。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325。

三、期刊論文

丁曉山(2000)。一個書香世家的敗落。《黃河》，5，146-150。

王學泰(1999)。明代詩學偽作與魯詩世學。《文學遺產》，4，92-99。

王汎森(1995)。明代後期的造偽與思想爭論——豐坊與「大學」石經。

《新史學》，6:4，1-19。

文毅(1999)。明代私人藏書興旺原因及特徵。《黔南民族師專學報》，2，98-102。

王澤玖(2014)。豐坊家世及書學淵源考。《蘭台世界》，2014:02，109-110。

牛紅亮、張小玲(2009)。略論明代的私家藏書。《當代圖書館》，97，33-37。

任莉莉(2012)。談私家藏書的文獻學價值。《圖書館工作與研究》，197，77-80。

李家樹(1999)。宋朱、王「淫詩」、「刪詩」說與明人《詩經》研究——一個傳統文化互動個案的剖視。第四屆詩經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陳寶良(2012)。德才之辨：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安徽史學》，2012:4，5-14。

郭素紅 (2008)。明人作偽現象析論。安徽史學，2008：5，113-115，
98。

鄧雪峰 (2008)。古代私人藏書與藏書家之貢獻。前沿，10，189-191。

餘述淳 (2004)。試論中國古代私家藏書對文化典籍傳播的貢獻。河
南圖書館學刊，24(1)，78-81。

鄭玉浦 (1983)。豐坊及其《書訣》。寧波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
1983(2)。

孫南屏、張印珍 (2007.10.12)。豐坊和萬卷樓。檢自

<http://www.nbyh.info/newsDetail.aspx?ID=1651>